

孰不在岛者

接受海南

情绪稳定的苏东坡，竟如此「耐造」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江华

流放，流放，再流放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……地方越来越偏，最远处，是堪称九死一生的“海外蛮荒地”。风雨一次比一次大，苏东坡如何解答这样的人生命题？

答案，是稳定的情绪、有趣的灵魂。

在儋州，苏东坡的文章诗词更加接地气，他人乡随俗、兴趣广泛，有时竟忘了自己谪居海外这一事实，达到“物我两忘”的境界。

一盘棋，可以让苏东坡观之不倦。“儿子过乃粗能者，儋守张中曰从之戏。予亦偶坐竟日，不以为厌也。”相较于儿子，苏东坡坦承自己不精棋艺，“予素不解棋。尝独游庐山白鹤观，观中人皆阖户昼寝，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，意欣然喜之。自尔欲学，然终不解也”。

人生如棋，棋如人生。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”不困于一时，不陷于棋局，方能从容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，安之，乐之，活出旷达洒脱。

何以抒怀，唯有美酒。苏东坡好酒，他不仅喜欢饮酒，还喜欢自己动手酿酒。在儋州期间，苏东坡借鉴当地黎族人家的酿酒经验，取清冽甘甜泉水，用糯米加上草药天门冬，最终酿制出了天门冬酒。

面对物质之困，苏东坡总有办法。“水陆之味，贫不能致，煮蔓菁、芦菔、苦苣而食之。其法不用醯酱，而有自然之味。盖易具而可常享，乃为之赋”，因贫困无法尝到水生和陆生食物的滋味，只好煮蔓菁、芦菔、苦苣吃。此时苏东坡煮的不仅是食物，是穷且益坚、乐天知命的精神，更是希望。

“先生心平而气和，故虽老而体胖。计余食之几何，固无患于长贫。”“窃比余于谁欤？葛天氏之遗民。”苏东坡把自己比作那葛天氏之民，过着简单淳朴的生活，再大的苦难，也压不垮心平气和的他，可以说，他在精神上喂饱了自己。

“天地在积水之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国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岛者？”心念至此，会心而笑的苏东坡已是自由在地游目骋怀，没多少囿于困境的烦扰。

在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韩国强看来，苏东坡居儋的日子过得实苦，不止于饮食、居住，生活困难难以想象，但是他最终都能苦中作乐，愈发乐观旷达，逐一化解应对，融入当地百姓，真正做到了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

东坡小剧场

生谓之宅 死谓之墟



漫画文案/刘乐蒙 漫画手绘/肖迪



手绘/杨千懿

跟着东坡去打卡

桄榔庵：一席亦吾庐

这是一片荒芜的空地，约莫1500平方米，一座石碑孤独地屹立其中。这又是一块热闹的宝地，近千年来，无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，踏上这片“离东坡最近的地方”，一睹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儋州的“两亩三分地”。

驱车来到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桄榔庵遗址附近，四周是长势喜人的农田，牛群在周围吃草散步，悠然自得。放眼望去，围墙围起的一方土地，便是桄榔庵遗址，随着第二届中

国(海南)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举办，此处终于揭开神秘面纱，以考古和遗址展示区的形式向公众开放。

桄榔庵遗址入口处立着几块木牌，介绍着桄榔庵的历史。苏东坡被贬儋州，最初居住在年久失修的破旧官驿里。次年，奉宰相章惇之命察访广西的董必发现此事后，派人将苏东坡父子逐出官舍。无处可居的东坡在昌化军使张中和当地百姓的帮

助下，在城南桄榔林建起了几间茅屋，并将其命名为“桄榔庵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桄榔庵在宋末遭损毁，后人出于对东坡的敬仰，不断沿用桄榔庵遗址以纪念东坡，元代建有苏公祠，清代改建为桄榔书院，遗址里刻着《重建桄榔庵记》的石碑，受风化侵蚀，已有明显裂纹，其上文字也大多漫漶不清。

当年东坡在此过着怎样的生活？《新居》

一诗中的描述可见一斑：“朝阳入北林，竹树散疏影。短篱寻丈间，寄我无穷境……”3年间，东坡在这里吟诗会友、躬耕自取，还写下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书传》《论语说》等著作。

如今，桄榔庵再次焕然一新。一座东坡桄榔庵纪念馆拔地而起，纪念馆一侧还重新种下一片桄榔林，盖起茅草屋、牛栏等，最大限度还原东坡居儋的生活场景。

(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)

海南儋州